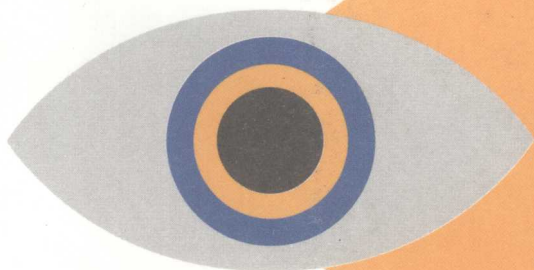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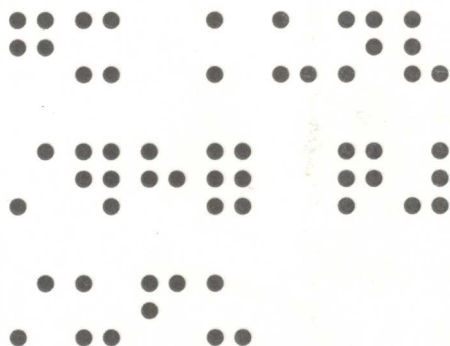


Translating
Sufferings
Into
Blessings



将苦难 转化成 祝福

陈君恩 著



人生在世，如同夜行者，
无法看清前面的路。靠
着心灵的眼睛，就能看
到真、善、美的方向。

*Translating
Sufferings
Into
Blessings*

将苦难
转化成
祝福

陈君恩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苦难转化成祝福/陈君恩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11-07154-8

I. ①将…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4301 号

将苦难转化成祝福

JIANG KUNAN ZHUANHUA CHENG ZHUFU

作 者: 陈君恩

责任编辑: 陆耀东

特约编辑: 张 宁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swzhangning@qq.com

网 址: <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邮政编码: 350007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10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154-8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我与福州盲校的陈君恩老师认识 20 多年了，他常常邀请我参加助盲志愿活动。公务之余，能和盲校的孩子们在一起，和他们分享生活中的欢乐和忧伤，是我的幸运，我的人生也因此更加丰盈。

前几日，君恩寄来《将苦难转化成祝福》的书稿，请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作序。君恩是位音乐老师，我知道他平日喜欢写词作曲，没想到竟有新书出炉。但联想到他平生曲折，经历又多，且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今日书成，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翻阅一遍，君恩失明后的生平经历随文字流泻，历历在目。为君恩的乐观及爱心所感动，我欣然提笔，为之作序。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中途双目失明，就如同被一张无边的黑色罗网扣在其中，使他与物质、社会及他人处于半隔绝的状态，如果不能挣脱罗网，其命运必然是在黑暗、寂寞、痛苦中过活。君恩真实地记录下了亲身经历过的人生过程，从受助到自助、从自助到助人的跨越。30 多年来，他以一个个不寻常的小故事，告诉世人，双目失明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生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呢！这么多年，君恩就是这样与苦难抗争，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来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恩

常将《周易》中的这句话挂在嘴边，现实生活中，他也是这么做的。当君恩走出困境后，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悲悯之心来帮助还处在困境中的残疾人，夜以继日，不辞辛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恩一再在书中提到的“大爱”和“博爱”，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精神，通过阅读这本书，汲取此类真善美的营养，充实的将不只是大脑，还有心灵。

将苦难转化成祝福，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温暖结局，为逆境中的人证明了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在悬崖边上，你面临的不一定是万丈深渊，你可以调动周围的资源和人力，为自己搭建一座桥，飞渡过去，到达幸福的彼岸。从“超越苦难”这个命题上讲，本书称得上是一本励志好书。

我和君恩的最大愿望是：阅读这本书的每个读者能更加了解残疾人是如何跨越悲悯人生，不读这本书，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原来盲人的生活可以这样精彩；不读这本书，你还可能失去从“风声雨声”中听到“琴声”的勇气与机会。

广 敏

第一章 阳光新路 /1

风沙中的红柳 /1

我的自学之路 /5

爱的天空 /11

第二章 我的大学 /17

成长岁月 /17

那一年，那场音乐会 /24

曾经的美好 /28

第三章 一生一世 /33

姻缘天注定 /33

北鹰南飞 /43

第四章 情系盲童 /49

破瓦片可以垫桌脚 /49

情系盲童 /51

寻找盲童 /60

为学生成才铺路 /62

第五章 让更多的盲人走出户外 /67

畅想快乐 /67

冬日阳光下的畅快 /68

涛声的呼唤 /70

让生命更精彩 /72

第六章 爱满人间 /75

爱在生命尽头 /75

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77

一棵小草的成长 /79

第七章 让生活更快乐、更阳光 /82

登鼓山 /82

鼓浪屿之行 /85

梦圆武夷山 /88

父子通宵歌唱 /92

第八章 政协之路 /96

从音乐教师到省政协委员 /96

走访日记 /98

为健全保障体系而努力 /104

第九章 读书有味 /107

将 50 岁当作 15 岁 /107

以阅读充实心灵，用智慧照亮人生 /109

附 录 /112

感动里的感伤 /112

后 记 /118

编者的话 /121

歌曲合集 /122

第一章 阳光新路

失明后，我才读懂了海伦·凯勒。黑暗，对于她和对于我一样，都是一种缺憾，一种折磨，一种苦难。然而，她说：“只要朝着阳光，便不会看见阴影。”我也曾苦闷彷徨，也曾痛不欲生，是亲人的不离不弃，热心人的大善大爱拯救了我，使我浴火重生。面向光明，把影子甩在身后，走一段人生新路，亦是别样旅程。

风沙中的红柳

风沙中的红柳，不会被风暴吓倒，他们顽强地开出淡红色的小花，向着太阳微笑。无惧风暴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他们的根越扎越深，花儿也开得一次比一次鲜艳、美丽！倔强的红柳，不屈命运的安排，在逆境中活出生命的精彩！

1963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只有初小文化，母亲没读过书，在我童年时期，他们每月的工资收入只有60多元。我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小学毕业后在外打工，二哥、三哥和姐姐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那时候我们家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

上学时，我也是贪玩不爱读书，放学后与小朋友下象棋，打扑克，玩灌开水、钻桌子等游戏，整天无忧无虑，只知玩个痛快。14

岁双目失明后，我仿佛一夜长大。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却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辛酸苦辣，当独自一人困守在空荡荡的家里时，我有足够漫长的时间思考现在、琢磨未来。透过薄薄的木板墙，我竖耳聆听隔壁家的孩子翻开书本、打开文具盒的声音，心里既羡慕又难过。于是，梦中开始反复出现这样一个画面：昔日的小伙伴们都坐上了奔向理想天地的列车，徒留我一人在铁轨旁努力地追赶，任凭怎么用力，即便跌倒了再爬起来，也只能目送列车越驶越远……梦醒时分，泪湿眼眶，内心像冬雪光顾过的草原，荒凉刺骨。

别人可以继续读初中、高中，将来还可以上大学，而我呢？我，失明失学的我，只能原地踏步，徒劳地盯着别人登上时代列车，自己却无法紧紧跟上，只因厄运缠身，要抽干我所有的力量。这种忧伤仿佛头顶的乌云，笼罩着我，压迫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是对命运逆来顺受，还是振作起来，撕开头顶的乌云，求得一线光明？我想到了植根于西北沙丘上的红柳，若非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则必将在干渴中枯萎死去。我愿在绝境中，做一株自强不息的红柳，熬过风暴，熬过流沙，熬过霜雪，在春天于暗灰色的老枝上，露出鹅黄的嫩芽，直至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这时候，二哥送给我一把吉他，用他的自行车载着我，去向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学弹吉他。后来，一个会弹吉他的邻居又接着教我。在他们手把手不厌其烦的教导下，我终于能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了。音乐，给我黑暗的生活注入了第一缕阳光，为我迷惘的人生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凭着对音乐天生的敏感，在还没有通晓乐理的情况下，我就会自己谱写歌曲了。

有天早上，我踱步于厨房与饭厅之间，万千思绪涌入脑海，思想转得愈来愈快，脚步也愈走愈急，忽然几句话从脑海中涌现出来：“虽然失去七彩的阳光，我们用心灵感受着光明；虽然道路坎坷崎

岖，我们踏出了坚实的足迹。一定要去奋斗，挣脱命运的羁绊，让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我迅速把这几句话记下并反复揣摩，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成了《强者之歌》的歌词。写出歌词后，我立即为它谱曲，但只谱出第一句，后面的乐思就中断了，到了下午一点多，乐思涌动，一句又一句的旋律从脑海里涌现出来，我赶紧抓住灵感，把曲谱好。接着，我一边修改，一边大声地唱出来。那样大声地唱歌，声音一定会传得很远，由于心情异常激动，我完全忘了所有人的存在，根本没想到别人会不会认为我发了疯，到后来嗓子唱得完全嘶哑了。这首《强者之歌》是在无我的状态中写成的，后来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2年第六期《广播歌选》选用并播出，还入选《1949~1999福建优秀歌曲选》。

那个时期，我写了许多这样的歌曲勉励自己。失明失学后一无所有的我，唯一拥有的是自尊和对于自学能力的自信。但处境艰难的我，还是不愿意见到熟悉的同学和老师。

有一两次，我在路上碰到以前的小学老师，他们很关心地询问我：“君恩，现在眼睛怎么样了？能不能找到像糊纸盒这一类适合你的工作呢？”这样的发问自然是出于对我的关心，而我当时却感到无地自容。落魄至此，心里真有一些“无颜以对江东父老”的感觉，自然也再不愿碰到熟人。

1981年，和我同届的同学都已高中毕业，相当一部分还考上了大学，这个事实使我如梦初醒：就算自己不甘沉沦，但随着时事变迁，还是无可阻挡地沦为了一个落伍者。被时代淘汰的担心重上心头，但那时的我依旧两手空空，无力回天。忧虑与愁苦弥漫心头，经久不散。

1982年秋日的一个下午，我出门办事路过位于光禄坊的母校——鼓楼区第三中心小学，接近校门口时，听到里面学生喧闹的

声音，知道那时正是课间，便走到街对面去，低头匆匆走过。过一会儿往回走时，校园已安静下来，我模模糊糊地看见紧紧关闭的红色校门，就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用手轻轻地推了一下大门，又低着头走回家。路上，想起以前的同学或考上大学或已有了工作，如今的我，还是两手空空从这里走过，不禁潸然泪下。

回到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千回百转，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晚饭也不吃，黑暗中在书桌上摸索到录音机，便把心中所涌出的旋律录到了磁带里。词曲作好，我忍住眼泪，抱起吉他弹唱起来：“我独自从学校门前走过，总想着快点走过。怕老师问我可有了工作。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如今我还是两手空空从这里走过。为什么泪珠禁不住滚滚滑落？我从未停止过我的追求，至今仍毫无成就。成功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只要我能够顽强地朝着目标向前走，曙光就会呈现在夜的尽头……”

命运之神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的志气。困境中，能支撑心灵、保持精神不倒的唯有自尊和自信，我告诉自己，除了眼睛看不见以外，我没有任何一点不如别人。我没有读过中学，这种不足可以通过自学来弥补。当我听到窗外的小青年踩着拖鞋踢里踏拉从马路的这一边骂到那一边时，我明白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白天自学八个小时，晚上还在作曲。每当别人用很残忍的语言来伤害我时，我看到他们的心灵布满了尘埃，而我庆幸自己正微笑着拂去心灵的阴霾。

每当遇到别人的冷眼、歧视和生活的不公时，我的反应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理性告诉我：先唱歌，过两个小时后再想这件事。于是抱起吉他乱唱一通，等到心情平静后再仔细分析目前的处境和将来努力的方向。我常常思考如何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如何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处境最艰难时，我

特意请人写了一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书法作品，挂在阁楼的板壁上，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我欣赏李白的飘逸潇洒、乐观自信，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信心和气度。

就这样，我熬过了1977年至1988年这段双目失明后人生最艰难的时光。在此期间，我所接触的只有家人和少数邻居，与社会处于半隔绝的状态。那时候，在晚上我偶尔也会与邻里的一群小伙子围坐一起，在马路旁，边弹吉他边唱歌，这样的生活似乎很潇洒，但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和焦虑，我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我的心里潜藏着一种使命感，总觉得有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这种焦虑大概是一个不安现状的人蓄势待发的内在驱动力吧，虽然狂乱，却足以激活生命。

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斗志，最终，我走出低谷，奋力向上，一往无前，人生并没有退化成一片贫瘠的沙漠，而是随着岁月长成了一株挺拔的红柳，于飞沙走石之中，抖擞一季的峥嵘，盛放一树的璀璨。



我的自学之路

从失明失学的无助少年，到有能力帮助别人的阳光人士，可以说，没有自学就没有今天的我，是自学使我走出困境，完成了生命能量的蓄积。回顾我的自学之路，总的来看，有两条自学的主线：第一条是自学歌曲作法，第二条是自学文化课程。

先说自学歌曲作法吧。

我从小就喜爱音乐，读小学一年级时，向二哥学吹竹笛。读四年级时，从二哥的箱子里找到一把口琴，还有一本《怎样学简谱》

的书。我一拿到口琴就能吹许多歌，我看简谱的能力也是通过读这本书获得的。

我初一读了三个月，视力就开始模糊，眼睛已经看不见书本上的字了。我坐在教室里，无心听老师讲课，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模糊的景象，心里难过极了，脑海中涌现出这么几句话：“还我光明，还我青春，还我聪明才智的源泉。初春的清晨被迷雾笼罩，含苞的花蕊被冰雪覆盖，我的命运啊，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只有黑暗和凄凉。日夜盼，盼只盼光明能突然回到我的心间，还我光明，还我青春，还我聪明才智的源泉。”过了几天我为它谱了曲，这就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双目失明后，我的内心异常苦闷，有许多悲伤的情感需要抒发，就常常写下一些短诗，顺着旋律把它们唱出来，而那时候我没有半点乐理知识。现在再看我那时候写的歌曲，多数都不完整，也无章法可言，旋律的起落也是五花八门，根本不符合调式的规律，但也有少数几首例外。我有几首最优秀的歌曲就是在那时候写的，这完全是靠良好的音乐感觉才能做到的。

作为一个曲作者，必须具备记谱的能力，当旋律从脑海里涌现出来的时候，它的节奏是自由的，不太规范的。曲作者必须按照节奏的长短、强弱规律将它定格下来，就如同尘埃落定，这才是一首可以写在纸上的、比较规范的歌。

我虽然从小爱唱歌，但并没有去注意歌曲的节拍。双目失明后，二哥送给我一把吉他。当我向老师学弹吉他的时候，老师说：“我忘掉这首歌的节拍了，等我把它写出来后再教你。”然后老师边用脚打拍子边在纸上把那首歌写出来，我坐在旁边非常羡慕，我想如果我也能把自己会唱的歌曲写出来，那该有多好啊！于是，我回家后开始认真计算歌曲的节拍，并用食指将这些歌曲以简谱的形式在桌面

上写出来，这样背唱、默写了二三十首歌曲后，我便掌握了“切分音”“附点”“弱起拍”“同音连线”等各种各样的节奏型，具备了记谱能力。当我谱好一首歌曲后，就将纸折成长条，用圆珠笔把歌谱写出来，然后请人帮忙在音符的底下填上歌词，并且抄正，这就是我学习记谱的全过程。虽然我的学习方法和音乐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很不一样，但殊途同归，学习的目的达到了，结果都一样。

跟着广播学唱歌，是我提升音乐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欣赏水平决定了创作水平，欣赏时对细节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创作时对细节的处理能力，歌曲听多了，自然有助于培养乐感和提高创作水平。那时候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州人民广播电台都有《每周一歌》节目，这档节目在一周内将同一首歌曲重播近30遍，收听《每周一歌》节目是我学唱歌曲的最好途径。收听的时候我会特别留意歌手在演唱过程中的各种技巧，像“倚音”“波音”“呼吸”“顿挫”等。学唱歌曲为我打下了很好的音乐基础，使我在歌曲创作时有能力对歌曲进行细致的处理。

从1977年我写出第一首歌曲到1981年，这四年期间，我只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信箱》栏目了解到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如大调式以DO为主音，它的音阶排列是DO、RE、MI、FA、SOL、LA、SI、DO；小调式以LA为主音，它的音阶排列是LA、SI、DO、RE、MI、FA、SOL、LA。大调式通常结束在DO上，小调式通常结束在LA上。在这些简单的乐理知识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强者之歌》《不敢从这里走过》《扑进大自然的怀抱》等歌曲的创作。

在1981年到1983年这三年间，我一直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等师范学校四年制音乐课本讲座》栏目，通过这样的学习，我有了相当扎实的乐理基本功。

1977年到1985年，我已经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歌曲，但心里总觉得没把握，很希望能够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有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招生的消息，当时我既兴奋又很犹豫，兴奋的是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作曲课程；犹豫的是那时候我没有工作，每学年195元的学费对我来说相当昂贵。我先把这个想法跟平常关照我的三嫂说，她说：“这是个好事儿啊！我帮你跟爸爸说，如果有困难的话，我来帮你。”我父亲知道后也很支持我读函授大学。就这样在家人的支持下，在1985年我考入了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开始了函授大学的学习。

学校给我寄来了许多录音磁带，但磁带里只有谱例，并没有老师讲课的录音。老师讲课都写在书本里，我眼睛看不见，只好请三哥帮忙，把书本读一遍，录在磁带里，这样我就能对照着磁带里的谱例进行学习了。

光靠听书本的录音，要读懂理论作曲系的课程并不容易，我必须从字里行阅读懂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多数都是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段时间来读函授课程，因为在夜深人静时，精神比较容易集中。像《作曲技法》《曲式学》这些课程，我对照着谱例录音带比较容易读得懂，但《和声学》这门课程读起来却十分困难。四个声部的和声必须眼睛看着五线谱在钢琴上弹奏，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我眼睛看不见五线谱，家里也没有钢琴，“四部和声”的录音谱例，我从录音机里很难听清楚，在眼睛看不见五线谱的情况下，仅凭着文字介绍，很难读懂《和声学》。我必须努力集中精神，稍微有一点走神，就会听不懂。如此精神高度集中中听读《和声学》，还不到两个小时，就会感到脑子眩晕，房子在旋转。有时候，我把头趴在桌面上，犹豫许久才鼓足勇气把录音机打开，因为一打开录音机听读《和声学》，便觉头疼。我在读函授大学期间只读懂了《和声

学》的前几章，整本《和声学》教材是我后来在长春大学读书时，在孟宪君教授特殊方法的指导下读懂的。

我在读函授大学期间读懂了《作曲技法》这门课程，无论从内容的深度还是广度上来看，我对其掌握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后来在长春大学所学到的。通过函授大学的学习，使我对自己创作的歌曲从不知道怎么修改到会修改，从担心不符合作曲法的规则到突破作曲法的条条框框，自由地进行创作。我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除了学习作曲方面的知识，我还自学文化课程。

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里的青年很难想象 30 多年前精神生活有多么的匮乏，那时候只能通过广播获取信息。当时的广播节目就像有声杂志，许多专题节目都是由名家撰稿、著名播音员演播的。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后来二哥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我的内心非常渴望获得知识，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乞儿，只要广播里一播放知识含量较高的专题讲座，我就恨不得像吃鲜香四溢的美食一样，一口将它吞到肚子里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讲卫生》《文学天地》《阅读和欣赏》《外国音乐欣赏》等节目和各种各样的名曲介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父亲看到我如饥似渴地从广播里学习知识，就想为我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1980 年，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条件下，父亲花了 260 元为我买了一台质量相当好的收录机。我得到这台收录机如获至宝，经常用收录机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品牌节目《阅读和欣赏》录在磁带里。有了它，我才可能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曹操的《短歌行》、《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韩愈的《马说》等古代文学名篇背诵下来。同时，我还从广播里欣赏到了名家撰写的古诗词赏析文章。这大大拓

宽了我的艺术想象空间，也丰富了我的语言词汇。那台收录机的短波性能特别好，由于经常听短波里的华语节目，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都有所了解。后来，我还在收录机里收听了中国农业函授大学的化学课程，中国中医函授学院的大部分课程，还特别认真地听了《医古文》的课程。

失明后，我几乎足不出户，与社会日益脱节，是收音机打开了我思想的天窗。透过这扇天窗，我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尽可能地跟随时代的脚步，不至于成为落满尘埃的老旧之物，萎缩于阳光照不到的隅角。

渐渐地，广播已满足不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望了。这时候，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闯进了我的生活，带给了我另一番世界。那是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电视在播放讲座，听了一会儿，发现是电视教育频道，里面有许多针对中学教师所开设的培训课程。我喜出望外，从此每天上午从8点到12点听4节课，下午从3点到7点再听4节课。遇到特别喜欢的课程，就用收录机对着电视的喇叭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下来，深夜里，独自一人坐在厨房里，把白天所录的课程进行复习，将定义背下来后复述一遍录在另一盒空磁带里。这就是我所做的特殊的有声读书笔记。

1986年到1988年这两年间，我听了许多的电大课程，其中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学史》《欧美文学史》《文学概论》《普通心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等。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我还是尽力地抓住各种学习机会，最终成功地摆脱了沦为半文盲的命运。

自学成才已属不易，一个盲人的自学之路之曲折险阻就更可想而知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从失明失学少年到音乐教师、福州市盲协主席和福建省政协委员，踏平坎坷，不懈追求，我终于走出了一条洒满阳光的新路。